

回味长白山

□赵文强

我计划到长白山旅游已经好几年了,去年终于成行,是在雨后初晴的日子里。

天空如洗过一般,湛蓝湛蓝,一团一团棉絮般的白云漂浮着。坐上一辆出租车,赶往长白山北坡区。一路上,出租车司机好像主人一般,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长白山的故事:长白山因主峰白头山多白色浮石与积雪而得名,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中朝边境上,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。长白山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山,有着神秘的森林,奇特的山峰,无尽的宝藏。巨大的高山湖泊,磅礴的飞流瀑布,无际的原始森林,奇异的火山地貌,珍贵的动植物,长白山可以说是一座天然博物馆。长白山的景点老多了,有长白山天池、长白瀑布、谷底林海等七大景观。更奇异的是,山下和山上天气不一样,山下大日头,山上下大雨,气温相差十几摄氏度。遇到下雨,天池就被云雾笼罩,要是看天池的话,只好下次再来。司机诡谲地转一下头,意思是说碰碰运气吧。我在惊叹各地的出租车司机个个巧舌如簧,口才极好之时,也对眼前堪称导游的司机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进入山门,我随着人流乘坐摆渡车,沿着盘山公路直指主峰。同车一个旅行团的漂亮女导游露出雪白的牙齿,微笑着向游客讲解:长白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,与五岳齐名,是风光秀丽、景色迷人的

关东第一山,素有“千年积雪万年松,直上人间第一峰”的美誉。长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,因奇特的地质结构而形成不同于其他山脉的奇妙景观,主峰海拔2691米,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6座。天池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锥体的顶部,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。天池四周奇峰林立,池水碧绿清澈,是松花江、图们江、鸭绿江的三河之源。

山上气候怪异,气温忽高忽低,大家注意保暖。女导游说话间,摆渡车司机向右打方向盘,游客倾倒在左一大片,有的大声惊呼,有的不好意思地从别的游客肩上移开上身。车外是一片片针叶林、岳桦树林,白色的躯干直插云霄。长白山的植物,随着海拔的变化呈带状分布,一层一层,好似楼梯,形成十分明显和奇特的垂直景观。令人惊奇的是,在垂直高度不到两公里的山坡上,大自然鬼斧神工,把各种植物安排得井然有序。岳桦林生长在长白山火山锥体的下部,地面坡度陡峻。连片成带的岳桦林赫然成为针叶林和山地苔原之间的过渡性植被,山地苔原和森林成分彼此互相渗透,形成了复杂的植被镶嵌性,以岳桦为主,还有云杉、冷杉、落叶松等。

又是一个急转弯,游客们虽然抓紧了扶手,还是随着摆渡车晃荡着。这时摆渡车已经爬到苔原带,窗外群山秃顶蒙蒙。高山苔原处于海拔2000米以上的火山锥体中部和上部,其岩石为华彩各异的粗面

岩,地表覆盖着很厚的火山灰、火山砾、浮石等,大概由于气候严酷,土层瘠薄,植物分布由下而上逐渐稀疏,种类逐渐减少。乔木已经绝迹,仅有矮小的灌木、多年生的草本、地衣、苔藓等,形成了广阔的地毯式的苔原,犹如秋日下的足球场。

摆渡车大喘着气,蜿蜒曲折来到了白云峰。排队等候仰视长白山主峰时,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内心暗说出租车司机不幸言中了,便长吁短叹。

几乎刹那间,天公突然作美,天空奇迹般地放晴,丽日高照,脚下的砾石地面仿佛一下子开恩一般,朗朗出一条大道,直达主峰。欣然掏出手机,对着右侧的“老虎背”拍照,全然忘记了脚下火山灰那一步一升的台阶。及至来到白云峰面前,感叹主峰之挺拔巍峨,屏住呼吸,在天池右岸虔诚地行礼。到天池右下角,双手合十,默默地、虔诚地祝福着。抬首远望,禁不住眉头紧锁,眼前是群山怀抱中的天池,璀璨妩媚。四周是灰色的群山,依着山势一幕一幕的苔原,之后是让人欲飘欲仙的碧绿的天池,那是神圣的池水,被群山拱卫着,讲述着数千年的不朽故事。游人屏住呼吸,对着天池行注目礼。一位长者感叹道:我三次来到长白山主峰,前两次无功而返,唯此见到神圣的天池,此生幸也!天池好像与老者开玩笑一般,霎时云蒸雾罩,群山淹没在雾霭之中。老者双手合十祈福,渐渐地,云散雾清,天池闪亮再

现,一样艳丽地呈现在老者面前。游人惊呼着,雀跃着,分享着老者带来的快乐。这时候,天池的绿,群山的峻,天空的蓝融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人间最美的画面,和谐而美丽。

天池好像玩深沉一般,一会儿雾罩,一会儿露容。雾罩时,若隐若现,四周群山颌首等待,犹如宫廷一般;云开时,霞光万道,白云浮在湛蓝的天空,群山好像经梳妆打扮后洁净妖娆,又像礼兵弯腰施礼一般,恭迎着天池的再现。随着雾散,初时周边群山显现,苔原毕露,青翠葱茏,继而湖面泛着祥光,映衬着白云,愈显湖面碧绿灿烂。待到天池芳容俱现,四周群山金光灿烂,与白云挽手,拱卫着湖水。那是一泓秋水啊!

游客们步履难移,如醉如痴。接踵而至的游人前呼后拥,簇拥着向山下挪去。在那几公里的栈道上恋恋不舍,顾盼流连,痴情若醉。坐在摆渡车上,还在回味着天池的美丽和奇异。

随着人流,观赏天池瀑布。拾级而上,虽然只有不到三百个台阶,但是或流水,或植被,或山峦,其情,其景,其奇,无不让人止步观赏。几十处温泉柔情相迎,白桦树的热情相拥,木栈道的温柔贴切,香樟树的亲切搀扶,欢笑声在山谷中回荡。及至到达天池瀑布前,立马被雄浑开阔的约百米瀑布所折服:急流直下不失儒雅,源自百米依然从容,在群山的怀抱里,在湛蓝的天空下,在莽莽的苔原上,“飞

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,愈显大气和非凡。飞瀑洁白,天池碧绿,碧绿是呈现世事沧桑,洁白是风格和力量。

循着指示路线,移步来到地下森林,仿佛置身天然氧吧,贪婪地吮吸着纯净的空气,好像进入仙境一般。地下森林的名字很奇怪,以为是处于谷底的森林而已。循道进入这一片密林,昔日在电影中才可以见到的高大挺拔的长白松、红松、冷杉,傲然屹立在那里。木制栈道上时有提示,顾不得细看指示牌,一路仰首观望着粗细不一的树木,不成行却成林,不规则却凛然,向着光明努力地伸展着,或十几米或几十米,直直地不懈地生长着。听着惊鸣的泉水,踏着湿湿的栈道,看着不屈的树丫,一路追寻着来到地下森林。原来是千万年前地壳运动带动这一片森林位移,造成大面积地层下塌,形成巨大的山谷,使整片森林沉入谷底。谷底古树参天,树分三层,巨石错落有致。置身于谷底深处,仿佛在绿色海洋中遨游。古松于无声处潜移到深处,依着旭阳,坚强而愉快地生长着,一样清香怡人。

这时,眼前是美丽的绿渊潭,飞瀑落下几十米悬崖,与一泓绿水汇聚,默默地流淌着,滋润万物,开启新途。潭中水绿如布,池中黄鱼翔游,池岸绿树成荫。流水潺潺而不息,幽兰低调无怨言,一日一日,一年一年,曾经沧海桑田,微笑面对生活。这或许就是长白山的味道。



总第一三七七期



口信

□白俊华

借助一朵雪花晶莹的唇语
这个冬天,给远在乡下的父母
捎去一个期盼良久的讯息

告诉他们,可恶的疫情终会过去
虽然天气愈发地寒冷
我的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
吃得很好,睡眠充足
梦见老屋,好似永恒的主题
醒来睁开眼睛,感受的
不是阳光,而是星星的呼吸
每天的工作依旧那么辛苦
不忘腾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

我想这是你们最关心的事情吧
望子成龙,不仅仅是希冀
等疫情消退
我的脚步,定是你们
最大的欢欣,最大的惊喜

梦中,我再次醒来

——致可亲可敬的同事们

□潘哲夫

恍惚中
我再一次从梦中惊醒
擦亮窗户
迎接又一个黎明

肩扛沉甸甸的责任
我们一路与风雨同行
怀揣着对梦想的希冀
我们来不及拥抱自己

奋力前行的脚步
那是我们永恒的旋律
头枕着一串串单调的数字
那是我们奋斗的足迹

多少次跌倒多少次爬起
我们从不相信眼泪
豪迈的笑永远在脸上洋溢
目光写满了坚毅

我们不需要鲜花和掌声
碧水蓝天是最好的奖励
给自己一个久违的拥抱吧
犒劳一下不屈的勇气
明天,依然灿烂美丽
脚步,依然坚强有力

战疫魔

□启胜

庚子年月皇历传,
疫魔世界舞翩跹。
人民紧跟党领导,
团结奋发力光现。

腊月向年去

□王忆

一进腊月,日子便一天一个样子,撒着欢儿地朝前奔去。于是,我们也在这冰冷的腊月里,热火朝天地准备着,感受着,一天天地走进热闹的大年里。

进入腊月,母亲像勤劳的蜜蜂一般,开始为年忙乎开来了。她忙得最多就是洗洗涮涮,从床罩到窗帘,从锅碗到墙壁……没有她不去清洁的,仿佛把一年中的清扫活计都挪到了腊月里来做。拆洗旧的,自然要有新的,母亲把即将换上的新物品都一一备好,窗帘被罩,一家人的衣裤鞋袜,甚至是一把新筷子、几个新碗碟……事无巨细。

如今早不需要母亲做新衣服,但不妨碍她吩咐我们去买,所有人的全套内衣裤、鞋袜必须买新的。更会想着今年谁是本命年,强调买红内衣,仔细得连一双袜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并且要我买回红包,她在那儿计算多少年给谁发红包,一个里面装多少钱,又考虑要包个大红包,家族里有刚结婚的小辈,要来拜年的……我说今年有疫情,可能不用发了。母亲不以为然:“怎样都要发的,快教我用手机发红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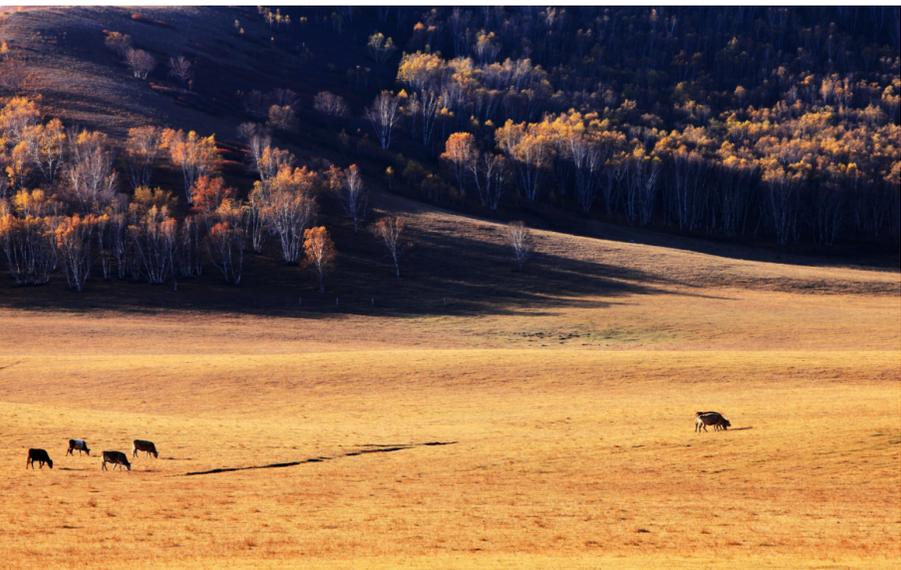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,母亲多主内,父亲则主外,把采购的事宜全承担起来。一天能出门两次,不管腊月

里的天气如何,回来时总能带回一样两样新鲜的年货,今天是一副春联,明日是一只公鸡,后天是一袋白面……除了装饰家居的年货,更多的还是吃的。父亲大手大脚,像之前一样大肆购买,尽管这些年我们多是去饭店吃饭,但他还是会买很多东西,劝他也没用。用他的话说,过年就要有个过年样,大过年的,家里怎能不备足年货?一旦来了人怎么办……

受父母影响,腊月里的我们也不轻松,数着手中的钱,购买时髦的衣服;准备换家电和手机;买香烟白酒;想着能否出去旅游……一点点地购买着我们眼中的“年货”。儿子也不甘落后,计算着春节时能有多少压岁钱,要买什么样的玩具、烟花,想着要去哪里玩……

整个腊月里,母亲、父亲几乎是数着手指数过日子,腊八要做腊八粥,腊月二十三买糖瓜……过了小年,父母开足马力,奋力延续着那些年里老习俗:扫房子、蒸馒头、杀鸡割肉……就这样,一家人跟着腊月的脚步,不重样地过着腊月里的日子,慢慢向着农历新年走去。

腊月向年去,其实就是人们心头的一种期望,在腊月里,做足对新年的种种打算,辞旧迎新,循环往复,一辈辈,一年年,记录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。



冬牧 吕超峰摄

期望下一场大雪

□唐海珍

住在这江南的小城,许多年没见下大雪了。

有几年,在某个阴冷的日子里,从灰暗的天空中,只飘飘洒洒的雪沫儿,像天公打几个冰冷的喷嚏;有几年,只洒下几朵小小的雪花,携带着几颗雪豆子;还有几年,每一年只下了一场小小的雪,地上像是撒了一层薄薄的盐,树枝上像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沙,这“雪象”是一幅失魂落魄的模样,算不上大雪,让人心生失望。

以前在乡村教书,记得有好几个冬天都下了大雪。雪后,学校操场上聚集了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。他们堆雪人、打雪仗,寂静的校园顿时成了欢快的海洋。

有一年,几个孩子在操场上左边堆一个“爸爸”,右边堆一个“妈妈”,中间再堆一个“孩子”。一个孩子调皮地说:“大家看,这三个雪人像不像乐欣一家。”那个叫乐欣的孩子不服气地对这孩子说:“才不像呢,像你一家还差不多。”“像你一家!”“像你一家!”他们你一句,我一言地争吵起来。争着争着,他们就从雪地上各抓一把雪,揉成团,向对方砸去。旋即,满地的孩子就分成了两个队,打起雪仗来。一时,雪团儿像炮弹

一样在空中纷乱地穿梭,雪沫儿像小小的白蝶和飞蛾一样在空中飞舞。操场边有几棵琼枝累累的雪松,“炮弹”落在它们身上,“雪衣”被炸成碎片,簌簌地落下来,一部分琼枝就露出了本色。那些银装素裹的小叶蜡树,有一部分也被“战火”打得原形毕露。此时,欢叫声,“炮弹”声,雪簌簌落地声,大家脚踏在雪地上的嘎吱嘎吱声,在雪地上空激荡成欢快的交响曲,为寂静清冷的校园带来了勃勃生机。

最近下过的一场大雪是在十几年前。那时,我已从乡村搬到小县城住。那一年腊月的某一天,鹅毛般的大雪,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纷纷扬扬而下。第二天,从城市到乡村,从乡村到城市,高楼大厦、农家小院、大路小径、田野山岗,都盖了一层厚厚的棉絮。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,形形色色的万物都被雪同化为“清一色”。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公路都被堵塞了。那时已临近年关,恰逢乡里人家需要大办年货之际。虽然大雪封路,但挡不住乡亲们进城置办年货的劲头。为了过上富足的年,他们都步行十几公里,甚或几十公里的山路,一路嘎吱嘎吱地踏着积雪进城。把年货置办齐全了,又嘎吱嘎吱地踏着积雪,满载而归。那一年,弟弟被堵在省城不能回家陪乡下的母亲过



金牛迎春 刘彪若作